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

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喚轉來，連忙說道：「姐姐還有什麼吩咐？」朱絳貞道：「一時忙亂，忘了一事。奴有一個信物，是自幼佩戴不離身的。倘若救出我爹爹之時，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，如同見女兒一般。就說奴誓以貞潔自守，雖死不辱，千萬叫我爹爹不必掛念。」說罷，遞與倪繼祖。又道：「大老爺務要珍重。」倪繼祖接來，就著燈籠一看，不由的失聲道：「哎喲！這蓮花……」剛說至此，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：「快些走吧！」將手往胳膊窩裡一夾，拉著就走。倪繼祖回頭看來，後門已關，燈火已遠。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，芳心亂跳，猛然想起，暗暗道：「一不作，二不休。趁此時，我何不等地牢將錦娘也救了，豈不妙哉？」連忙到了地牢。惡賊因這是個女子，不用人看守。朱小姐也是佩了鑰匙，開了牢門，便問錦娘有投靠之處沒有。錦娘道：「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。」朱絳貞道：「我如今將你放了，你可認得麼？」錦娘道：「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，奴是認得的。」朱絳貞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隨我來。」兩個人仍然來至花園後門。錦娘感恩不盡，也就逃命去了。

朱小姐回來靜靜一想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我這事鬧的不小。」又轉想：「自己服侍郭氏，他雖然嫉妒，也是水性揚花。倘若他被惡賊哄轉，要討丈夫歡喜，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。哎！人生百歲，終須一死。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，心願已完。英若自盡了，省得耽驚受怕。但死於何地才好呢？有了！我索性縊死在地牢。他們以為是錦娘懸樑，及至細瞧，卻曉得是我。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，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。我這一死，也就有了名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來到地牢之中，將絹巾解下，拴好套兒，一伸脖頸，覺的香魂縹緲，悠悠蕩蕩，落在一人身上。漸漸甦醒，耳內只聽說道：「似你這毛賊，也敢打門棍，豈不令人可笑。」

這話說的是誰？朱絳貞如何又在他身上？到底是上了弔了？不知是死了沒死？說的好不明白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待我慢慢敘明。

朱絳貞原是自縊來著。只因馬強白晝間在招賢館將錦娘搶來，眾目所覩，早就引動了一人，暗自想道：「看此女美貌非常，惜乎便宜了老馬。不然時，我若得此女，一生快樂，豈不勝似神仙？」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強，馬強一怒，將他下在地牢，卻又暗暗歡喜道：「活該這是我的姻緣。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賽方朔方貂。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為，只他這個綽號兒，便知是個不通的了。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，是個神賦。他便起了綽號叫賽方朔。他又何嘗知道複姓東方名朔呢。如果知道，他必將「東」字添了，叫「賽東方朔」。不但念著不受聽，而且拗口，莫若是賽方朔吧，管他通不通，不過是賦罷了。

這方貂因到二更之半，不見馬強出來，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，暗暗到了地牢。黑影中正碰上吊死鬼身上，暗說：「不好。」也不管是錦娘不是，他卻右手攬定，聽了聽喉間尚然作響，忙用左手順著身體摸到項下，把巾帕解開，輕輕放在牀上。他卻在對面將左手拉住右手，右手拉住左手，往上一揚，把頭一低，自己一翻身，便把女子兩胳膊搭在肩頭上；然後一長身，回手把兩腿一攏往上一顛，把女子背負起來，邁開大步，往後就走。誰知他也是奔花園後門，皆因素來瞧在眼裡的。及至來到門前，卻是雙扇虛掩，暗暗道：「此門如何會開了呢？不要管他，且自走路要緊。」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，剛然背到夾溝，不想遇見個打門棍的，只道他背著包袱行李，冷不防就是一棍。方貂早已留神，見棍臨近，一側身把手一揚，奪住棍往懷裡一帶，又往外一聳，只見那打門棍的將手一撒，哈哈一聲栽倒在地，爬起來就跑，因此方貂說道：「似你這毛賊，也敢打門棍，豈不令人可笑。」可巧朱絳貞就在此時甦醒，聽見此話。

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，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，問道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快講！」真是賊起飛智，他就連忙跪倒，道：「爺爺救命呵！後面有個打門棍的，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。」原來此人卻是北俠，一聞此言，便問道：「賊在那裡？」賊說：「賊在後面。」北俠回手抽出七寶鋼刀，迎將上來。

這裡方貂背著朱絳貞往前，正然走著，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，口中吆喝著：「快將包袱留下！」方貂以為是方才那賊的伙計，便在樹下將身體一蹲，往後一仰，將朱絳貞放下，就舉起那賊的問棍打來。北俠將刀一磕，棍已削去半截。方貂道：「好傢伙！」撒了那半截木棍，回手即抽出樸刀，斜刺裡砍來。北俠一順手，只聽噌的一聲，樸刀分為兩段。方貂「哎呀」一聲，不敢戀戰，回身逃命去了。北俠也不追趕。

誰知這賊在旁邊看熱鬧兒，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。他早已看見樹下黑黢黢一堆，他以為是包袱，便道：「多虧爺爺搭救。幸喜他包袱擱在樹下。」北俠道：「既如此，隨我來，你就拿去。」那賊滿心歡喜，剛剛走到跟前，不防包袱活了，連北俠也嚇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只聽道：「奴家是遇難之人，被歹人背至此處。不想遇見此人，他也是個打門棍的。」北俠聽了，一伸手將賊人抓住，道：「好賊！你竟敢哄我不成？」賊人央告道：「小人實實出於無奈。家中現有八旬老母，求爺爺饒命。」北俠道：「這女子從何而來？快說！」賊人道：「小人不知，你老問他。」

北俠揪著賊人問女子道：「你因何遇難？」朱絳貞將已往情由述了一遍：「原是自己上吊，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。如今無路可投，求老爺搭救。」北俠聽了，心中為難，如何帶著女子黑夜而行呢？猛然省悟道：「有了，何不如此如此。」回頭對賊人道：「你果有老母麼？」賊人道：「小人再不敢撒謊。」北俠道：「你家住在那裡？」賊人道：「離此不遠，不過二里之遙，有一小村，北上坡就是。」北俠道：「我對你說：我放了你，你要依我一件事。」賊人道：「任憑爺爺吩咐。」北俠道：「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賊人聽了，便不言語。北俠道：「你怎麼不願意？」將手一攏勁。賊人「哎呀」道：「我願意，我願意。我背，我背。」北俠道：「將他好好背起，不許回首。背的好了，我還要賞你。如若不好生背時，難道你這頭顱比方才那人樸刀還結實麼？」賊人道：「爺爺放心，我管保背的好好的。」便背起來，北俠緊緊跟隨，竟奔賊人家中而來。一時來在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門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太守被倪忠夾了胳膊，拉了就走。太守回頭看時，門已關閉，燈光已遠，只得沒命的奔馳。一個懦弱書生，一個年老蒼頭，又是黑夜之間，瞧的是忙，腳底下邁步卻不能大。剛走一二里地，倪太守道：「容我歇息歇息。」倪忠道：「老奴也發了喘了。與其歇息，莫若款款而行。」倪太守道：「老人家說的真是。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，為何到了這女子手內？」倪忠道：「老爺說什麼蓮花？」倪太守道：「方才那救命姐姐說，他父親有冤枉，恐不憑信。他給了我這一枚白玉蓮花，作為信物，彼時就著燈光一看，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。我才待要問，就被你夾著胳膊跑了。我心中好生納悶。」倪忠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可悶的。物件相同的頗多，且自收好了，再作理會。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，此乃莫大之恩。而且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，生得□分端莊美貌。老爺呀！為人總要知恩報恩。莫要因門媚，辜負了他這番好意。」倪太守聽了此話，歎道：「噫！你我性命尚且顧不來，還說什麼門楣不門楣，報恩不報恩呢。」

誰知他主僕絮絮叨叨，奔奔波波，慌不擇路，原是往西北，卻忙忙誤走了正西。忽聽後面人馬聲嘶，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燎亮。倪忠著急道：「不好了！有人追了來了。老爺且自逃生，待老奴迎上前去，以死相拚便了。」說罷，他也不顧太守，一直往東，竟奔火光而來。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，見火光往西北去了。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，可見他主僕方才走的岔了。

倪忠喘息了喘息，道：「敢則不是追我們的。」（何嘗不是追你們的。若是走大路，也追上了。）他定了定神，仍然往西，來尋太守。又不好明明呼喚，他也會想法子，口呼：「同人！同人！同人在那裡？同人在那裡？」只見迎面來了一人，答道：「那個喚同人？」卻也是個老者聲音。倪忠來至切近，道：「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，故此呼喚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既是同人失散，待我幫你呼喚。」於是也就「同人」、「同人」呼喚多時，並無人影。倪忠道：「請問老丈，是往何方去的？」那老者歎道：「噫！只因

我老伴兒有個姪女被人陷害，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，因此回來晚了。又聽人說前面有夾溝子，有打問棍的，這怎麼處呢？」倪忠道：「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顛險的，偏偏的到此失散。如今我這兩腿酸疼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如何是好？我還沒問老丈貴姓。」那老老道：「小老兒姓王名鳳山。動問老兄貴姓？」倪忠道：「我姓李。咱們找個地方，歇息歇息方好。」鳳山道：「你看那邊有個燈光，咱們且到那裡。」

二人來到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門，只聽裡面有婦人問道：「什麼人叩門？」外面答道：「我們是遇見打問棍的了，望乞方便方便。」裡頭答道：「等一等。」不多時門已開放，卻是一個婦人，將二人讓進，仍然把門閉好。來至屋中，卻是三間草屋，兩明一暗。將二人讓到牀上坐了。倪忠道：「有熱水討杯吃。」婦人道：「水卻沒有，倒有村醪酒。」王鳳山道：「有酒更妙了。求大嫂溫的熱熱的，我們全是受了驚恐的了。」不一時，婦人暖了酒來，拿兩個茶碗斟上。二人端起就喝。每人三口兩氣，就是一碗。還要喝時，只見王鳳山說：「不好了！我為何天旋地轉？」倪忠說：「我也有些頭迷眼昏。」說話時，二人栽倒牀上，口內流涎。婦人笑道：「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！這等受用，還叫老娘溫的熱熱的。你們下牀去吧，讓老娘歇息歇息。」說罷，拉拉拽拽，拉下牀來。他便坐在牀上，暗想道：「好天殺王八！看他回來如何見我？」他這樣害人的婦人，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。

婦人正自暗想，忽聽外面叫道：「快開門來！快開門來！」婦人在屋內答道：「你將就著，等等兒吧。來了就是這時候。要忙，早些兒來呀。不要臉的王八！」北俠在外聽了，問道：「這是你母親麼？」賊人道：「不是。不是。這是小人的女人。」忽又聽婦人來到院內，埋怨道：「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！好麼，把行路的趕到家裡來。若不虧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，孩兒呀，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。」北俠外面聽了有氣，道：「明是你母親，怎麼說是你女人呢？」賊人聽了著急，恨道：「快開開門吧！爺爺來了。」

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，就知這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。開開門時，婦人將燈一照，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。婦人大怒道：「好呀！你敢則鬧這個兒呢。還說爺爺來了。」剛說到此，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，手內拿著明晃晃的鋼刀，便不敢言語了。

北俠進了門，順手將門關好，叫婦人前面引路。婦人戰戰兢兢引到屋內，早見地下躺著二人。北俠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牀上。只見賊夫賊婦俱備跪下，說道：「只求爺爺開一線之路，饒我二人性命。」北俠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此二人何藥迷倒？」婦人道：「有解法。只用涼水灌下，立刻甦醒。」北俠道：「既如此，涼水在那裡？」賊人道：「那邊罈子裡就是。」北俠伸手拿過碗來，舀了一碗，遞與賊人道：「快將他二人救醒。」賊人接過去灌了。

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，已定了主意，道：「這蒙汗灑只可迷倒他二人，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。不信，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，如何？」婦人聽了，先自歡喜，連忙取出酒與藥來，加料的合了一碗，溫了個熱。北俠對賊婦說道：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你等既可藥人，自己也當嚐嚐。」賊人聽了，慌張道：「別人吃了，用涼水解。我們吃了，誰給涼水呢？」北俠道：「不妨事，有我呢。縱然不用涼水，難道藥性走了，便不能甦醒麼？」賊人道：「雖則甦醒，是遲的。須等藥性發散盡了，總不如涼水醒的快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。一個道：「李兄，喝得一碗酒就醉了。」一個道：「王兄，這酒別有些不妥當吧？」說罷，俱各坐起來揉眼。北俠一眼望去，忙問道：「你不是倪忠麼？」倪忠道：「我正是倪忠。」一回頭看見了賊人，忙問道：「你不是賀豹麼？」賊人道：「我正是賀豹。楊伙計，你因何至此？」王鳳山便問倪忠道：「李兄，你到底姓什麼？如何又姓楊呢？」北俠聽了，且不追問，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，二人頓時迷倒在地。方問倪忠：「太守那裡去了？」倪忠就把誑到霸王莊、被陶宗識破、多虧一個被搶的女人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他主僕逃生、不想見了火光、卻又失散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北俠尚未答言，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奴是枉用了心機了。」倪忠聽此話，往牀上一看，道：「哎喲！小姐如何也到這裡？」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、自己自縊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王鳳山道：「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麼？」倪忠道：「正是。」王鳳山道：「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。小老兒方才說打聽遇難之女，正是錦娘。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。此恩此德，何以報答！」北俠在旁聽明此事，便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太守要緊。事不宜遲，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。等候天明，務必僱一乘小轎，將朱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。倪主管，你須要安置妥協了，即刻趕到本府。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。」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。

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到裡間屋內。惟恐他們甦醒過來，他二人又要難為倪忠等。那邊有現成的繩子，將他二人捆綁了結實，倪忠等更覺放心。北俠臨別，又諄諄囑咐了一番，竟奔了霸王莊而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